

岫廬文庫 〇五九

汎論司馬光資治通鑑

王壽南  
陳水逢  
主編

李則芬著

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

李則芬著

汎論司馬光資寢通鑑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卅808.4  
3074



# 鑑通治資光馬司論汎

著者 李則芬

民國六十八年六月初版

3 權所有 • 翻印必究

發行者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所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

出版事業局版臺業字第〇八三六號  
登記證

特號定價 新臺幣四

藝文圖書公司  
\$ 14.00  
角

方

往來年六六初夜，政大政研所諸  
君時集文為壽。秀才人情多涉却  
上不曾却也。結不除友起語又子  
人為一文外，知到以風响度，与幼泰  
加身不六十人，歲与素雅之，少同角度



集卷之六 則人為一書 為為互得之  
此純屬學術性 之以為傳久遠 其也  
即心身勞苦 且思 為久 而耗為士枯神  
身何人耶。 亦當此殊遇 有力勸勉 銷  
是語而為之 則里明來身先決 計擇  
既在彼 在彼者 亦乃為比較長 耶之

設計與努力，除正聘，可修增修或新  
編，藉藉外，並廣徵各科，函授分列  
為橋大學，前赴百有十族，約無三百冊，於  
三年內陸續出版，計功，與此，此戰，先謀  
充實，師械，俾與，可致，之能，其時，以意  
其之，年，孤軍，奮討，志已，初步，達，生



願望，是以今後繼續努力，以明年為  
期時，為其建設負責，其需乞與保之  
資源，至少在於當時以之措置。故  
上此處所訴，君子曰：勅以思得之，原  
以少年時，其全體皆以加重，其本國  
求之而為之，其也；更宜其峻，其是



翻然改圖，一備在彼，微福通例，多別與  
 爲其心也，所約奪，則收權共可，自時和  
 與音定，禮例以有，對字爲單母，十對字  
 爲複母，十有美字爲特母；字每更多，在  
 以多少，以二之每。至是，始必以唐文庫，  
 年在，必每下，以字，嘉嘉，在，飯，王，以，在，矣

際以受其利益；且藉以世結習化。已  
承其教者，如世中種種善法，其心  
以爲造福於廣大諸君，取而廣之  
而利之衆，取釋之三方並利，其善也。  
至利主之善，即由諸國之利而達  
至利主之善也。其善也。其善也。其善也。

初者加標稿其約者亦有之好。迄今已  
 數稿其標及世稿。預計七本在七月間  
 時出版多少其稿。其後逐月均有出版  
 已見一揮既而斷。如白明。不難漸臻百  
 種式數百種。不其甚歟！

中華民國六年七月五日 李名漢

年年庫時承改稱同舉以  
之  
早者考為其助以居其  
加入。在知即在其中之一為本  
之庫增光不少。評政其  
之海意。平者功然。



## 編者弁言

本（六十六）年七月十六日（舊曆六月初一）欣逢吾師岫廬先生九秩壽誕，岫廬先生的門生故舊爲表示崇德報恩的敬意，研商如何安排一項有意義的祝壽活動。當岫廬先生八秩晉八華誕時，曾由其門生故舊及社會人士分別撰寫文章，合編而成「我所認識的王雲五先生」一書，表示對岫廬先生的感佩與仰慕。今年恭逢岫廬先生九秩嵩壽，應該有一項意義同樣重大而範圍更爲廣泛又能傳之久遠的祝壽活動，於是乃發起編輯「岫廬文庫」，因爲岫廬先生的門生故舊多半從事教育文化工作，他們缺乏財力來爲岫廬先生作盛大鋪張的祝壽節目，而生性淡泊的岫廬先生恐怕也不會同意那些鋪張浪費的節目。以文爲壽，乃是中外學者共有的傳統，因此，我們與商務印書館總經理張連生先生商量，由岫廬先生的門生故舊及社會人士撰稿，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岫廬文庫」，以「岫廬文庫」爲岫廬先生壽。「岫廬文庫」的出版，不是空言對岫廬先生的歌頌，而是每一位著者以他的筆耕成果，恭恭敬敬奉獻給他們所敬愛的長者——虔誠地爲九十高齡的岫廬先生祝福！

岫廬先生是位蜚譽國內外的學者，幾十年來，在政治、教育、文化、社會工作

各方面的成就和貢獻是了不起的，也是有目共睹的，岫廬先生的苦學成功，早已成爲年輕人努力奮鬥的楷模，成爲老師們訓勉學生努力效法的榜樣，岫廬先生實在是當代中國對國家社會極有貢獻而且有深遠影響的偉人。「岫廬文庫」的著者們以岫廬先生爲榮，他們把筆耕的成果呈獻給岫廬先生，乃是表示他們願意效法岫廬先生的精神——個人的努力是爲了國家社會的利益，他們的著作希望能爲當前中國的學術文化界盡到一份知識分子的心力。

「岫廬文庫」要從岫廬先生九秩壽誕吉日開始長期出版下去，嗣後每月有新書出版，種類與冊數視實際情形而定。在內容而言，以人文與社會科學爲主，但其他方面如果有富有價值的作品，也將酌情納入。爲了攜帶方便，「岫廬文庫」採用四十開本印刷，每冊字數以五萬至十五萬字爲原則，以出版新著爲主，古籍舊書不予納入。

在岫廬先生九秩華誕的前夕，我們虔誠地祝福他老人家永遠健康愉快，同時也向對國家社會具有多方面貢獻的岫廬先生謹致最高的敬意！

陳水逢

謹識

王壽南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六月

## 序

南宋葉適「水心集」說：「……太祖、太宗受天命，自翦平者七國，盡有漢唐之天下。惟燕薊前入契丹，力未能復。而趙保吉兄弟亂西方，靈夏繼陷。其後耶律浸驕，繼遷始自立，邊益警備矣。當國者不復深究始末，直以中國既大也，道德既富也，患不能保境土、息人民而已，豈不足於二陞之區區哉？非惟不務討伐二虜，以定西、北之疆域，而乃反行聘使、冊封，以申百年之信誓，屈意而奉幣帛，專力而守和好。同此者爲正論，異此者爲浮薄。」（卷四奏議始篇）又說：「論者惟知咎取燕之失，而思所以救之者，請和而已。嗚呼！至於今日，靖康之禍六十年矣，而所以咎取燕之失者，猶在於論者之口。問其謀，則曰無虛畫也；問其兵，則曰無輕用也；問其所當施於國之大計，則曰姑自治也；問其祖宗之繼恥，則曰天命也！」（卷四取燕二）

宋人以這種苟安、姑息、怕戰思想，自弱其國，三百年間，迭在外族憑陵之下，苟且偷安過日子。其思想毒素，又藉着司馬光「資治通鑑」的傳播，貽禍後世。古代文史不分家，士人沒有不讀「通鑑」的。所以自從是書出後，中國社會深受影響，民氣萎靡不振，國家積弱千年，迭受外侮而不能振作，甚至被西人譏為東亞病夫，言之痛心！

更可怕的是，今日各家通史皆取材於通鑑，學校國文課本亦有選用「資治通鑑」文的。作者誠恐此種萎靡風氣，長此延續下去，後患無窮，特為此文，指出宋人苟安、姑息、怕戰的普遍心理，並揭破其「恤民」與不可「啓覺」的美麗飾詞，進而說明「資治通鑑」傳播宋人思想毒素的可怕。希望今人讀其書或引用其文時，隨時提高警覺，不要受其麻醉，或於無意中轉播其思想毒素。

本文的控訴，完全根據事實，就事論事，純屬學術性研究，態度客觀，論據公正，毫無意氣作用，決沒有存心吹毛求疵或毀謗古人的意思。有一位朋友來信暗示，以為此文有損先賢司馬溫公的聲譽，引為憾事。我回信對他說：「閣下愛惜司馬溫公之令名，獨不愛惜國家民族之生機乎？」事實上，作者初時也很崇拜司馬溫公



及其「通鑑」的，並非一開始就對這位先賢有何成見。

本文初發表於東方雜誌復刊十一卷八至十二期連載。發表後，朋友勸我出單行本，我就大事增修，寫成這份新稿。本書較之初發表的原文，字數增加了一倍多，結構亦已變更，完全是重寫稿。然新稿只是比先更為充實而已，主旨依舊，議論一貫，並非改頭換面的東西。

興寧李則芬  
六十七年於台北